



如果战伤会说话

——走进老红军闵敬德的百岁人生

■本报记者 张培瑶 通讯员 卢旭东

多少年来,哪怕屋外骄阳似火,年逾百岁的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闵敬德,也会戴着厚厚的羊毛护膝。如果是阴雨天,他还会在膝盖处再贴一副暖宝宝。

照顾闵敬德30多年的侄孙女闵远英说,已过期颐之年的爷爷“每天都要洗澡”。洗澡,主要是为了用热水泡泡腿,“他两个膝盖处各‘藏’着一枚弹片,不用热水泡一下,会疼得睡不着觉”。

多少年来,闵敬德吃饭时,总会不小心“咬伤”自己。当口腔里鼓起紫紫的血泡,他常常无奈地笑笑,再让家人帮着挑破血泡。

在侄孙女眼中,爷爷爱笑。笑起来时,他瘦削的右脸颊会出现一个“大酒窝”。那是74年前,战场上敌人的子弹留下的,“爷爷满口是假牙,假牙总和口腔‘打架’”。

4处枪伤,2枚弹片。岁月流逝,这些伤疤刻在百岁老兵的身躯上,仿佛留下一道道时光的裂缝。沿着这些裂缝走进,便走进了他的人生岁月。



身影,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,走在一支“向太阳”的队伍里,意气风发。

“这是爸爸自豪了一辈子的事。”闵敬德的二女儿闵江说。

生命中第一次照进“阳光”

从“大酒窝”向上,能看到闵敬德头顶花白的发丝间,藏着一道约4厘米长的“沟”。“沟”是竖着的,从前额向后延伸。

这道伤痕,不是他在战场上留下的。

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,春节。河南省商城县鲢鱼山乡石牛村一户农家,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对于这个贫苦家庭来说,即使是这样喜上加喜的一天,全家人也无法吃上一顿饱饭。

七八岁时,闵敬德开始到地主家干活。犁地、拔草、放牛……一天下来,他能得到的只是一碗残羹冷炙,稍有不慎,还会迎来恶语相向、拳脚相加。

那一天,地主的木棍向闵敬德迎面劈来。他被打伤,昏迷了一天一夜。醒来时,头顶多了那道“沟”。

1929年5月,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商城起义,建立了河南境内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。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,闵敬德兴奋地跟着红军到处跑,去地主家扛粮食。

“小鬼,愿不愿意参军?”红军队伍离开商城前,一位首长拍着闵敬德的肩膀问。

“既然是打土豪的队伍,一定能为我们穷人做主。”15岁的闵敬德下定决心,跟着红军走,为穷人去打仗。

换上新军装,走在红军队伍里,闵敬德的生命中第一次照进“阳光”——不再忍受地主的欺压,能吃饱饭;老兵对新兵关爱有加,总把好的食物分给他;从没读过书的他,开始识字学文化……

记忆的年轮转过90多年,回忆起参军之初的一幕幕,闵敬德眼中依旧闪着亮光。

更令他感到“浑身光明”的是,加入红军不久,上级就把扛旗的任务交给了他。

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——小小的

几次植皮手术中,孙玉冰一针一针精心修复丈夫脸上的伤口。战争年代,孙玉冰被许多战友称为“一把刀”。这把手术刀,不仅医好了丈夫的伤,还挽救许多将士的生命。

脸上的伤、胸膛上的伤、腿上的伤……家人问闵敬德:一次次出生入死,没感到过害怕吗?

闵敬德回答:“我是军人,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闵远英说,爷爷爱看的影视剧是《亮剑》。闵江猜测,或许是因为父亲在“李云龙”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2019年国庆节前夕,闵敬德获得一枚新的“勋章”: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

从小跟着闵敬德长大的闵斌告诉记者,当时他到南京看望爷爷,爷爷把这枚纪念章送给他,同时相赠的还有8个字:“好好努力,建设国家。”

“小卒子”的赤子之心

从闵敬德家人口中,记者想方设法还原他的一次次战斗经历。众人的回答几乎一致——“他不太讲以前的事。他总说自己就是一个‘小卒子’,从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功劳。”

翻阅闵敬德的档案,从1930年参军入伍起,他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参谋长、团长……

猛将发于卒伍。一路行军,闵敬德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。任团副参谋长肩胛骨中弹那次,“鲜血浸透了两层棉布”;任副团长脸颊中弹那次,“血从口腔里哗哗地流,兜兜兜不住”。

资历老、杀敌勇、负伤多,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,有人为被授予上校军衔的闵敬德“抱不平”。

闵敬德不为所动:“一场场战斗下来,无数战友倒在我身旁,有人连姓名都没留下。我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,有什么权利向组织提要求?”

1963年,闵敬德响应组织关于干

部队伍建设年轻化、知识化的号召,主动从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副校长的岗位离休。家人明白,闵敬德离开热爱的工作岗位,主要原因是战争年代落下了病根。“因为心脏病,那些年父亲住院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都多。他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,不想耽误学校的工作。”闵江说。

“离休多年,爷爷还和当年行军打仗时一样,扣子掉了、衣服破了,都是自己补。衣服肥大,他懂得怎样收紧。”闵远英说,多年军旅生活,让闵敬德有一手“绝活”,“他曾自己做过一床被套,比我做得还好”。

在闵远英眼中,生活中的爷爷是一个普通又“可爱”的老人。腿疼得实在难忍,他会嚷嚷着再给他贴一副暖宝宝。外出散步时,看到需要帮助的人,他会掏出兜里所有的钱,“他见不得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,觉得他们不容易”。平日里,他总是笑眯眯的。但只要听说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“走了”,他就会长久地陷入沉默,流下眼泪。

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干事祝浩告诉记者,去年江苏省军区组织拍摄专题片《百名名将忆党史》,闵敬德家人说他拍摄的前一天整夜没睡好。那天,他早早起床,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,全身上下没有其他装饰,只在胸前佩戴了一枚党员徽章。

闵敬德的衣柜中,一直保存着两套老式军装,他每年都会拿出来晾晒。他对家人说:“等我老了,要穿着军装走。”时光无言,战伤有痕。如果战伤会说话,它会说:“普通一兵”闵敬德,把当年的那面“红旗”扛了一辈子,用半生伤痛,用一生信仰。

图①:1938年,时任八路军115师某连连长的闵敬德在山西长治留影;图②:1948年,时任东北野战军七纵某团副团长的闵敬德在辽宁锦州留影;图③:1955年,闵敬德被授予上校军衔留影;图④:2001年,闵敬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留影。受访者供图

制图:鹿硕

「空心村」有了主心骨

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上地村「大校书记」林佳山助力乡村振兴纪实

■汤方维 本报记者 赖文湧 李倩

林佳山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——2018年11月5日。那一天,他成为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前坪乡上地村党支部书记。

此前10年,从师职干部岗位退休的林佳山,在福州市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,每天打拳、散步、读书看报。他怎么也想不到,年过六旬,还有一番事业等着他去干。

2018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期间,大田县启动“乡贤回引”工作,邀请退休赋闲的林佳山回村任职。

起初,考虑到对农村工作不够熟悉,家人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足以应对,林佳山对回村任村支书一事并无意愿。大田县委组织部、前坪乡领导得知他的顾虑,主动前往福州和他面对面深入交流,请他回村带乡亲们奔好日子。

其实,每年回村探亲,林佳山也对村里“脏乱差”的状况感触颇多。那时的上地村是省级贫困村,村集体经济薄弱,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,村子被称为“空心村”。

面对组织的邀请、乡亲的期盼,林佳山接过了这副担子:“只要乡亲们需要,我干!”

2019年初,林佳山在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村党支部党员大会上,提出两个工作原则:一是实事求是、久久为功;二是每项工作都要经得起组织、群众和时间的检验。

“既然回村任职,就要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做点事,不能辜负这片养育我的土地!”

调查研究、商议村事……走马上任之初,林佳山走遍村里每一户、每个山头,摸清村情民意。之后,他组织村两委班子到福州、三明等地的示范村考察学习,探索符合上地村村情的乡村振兴之路。

3个月后,林佳山牵头制订的一份换面貌、兴产业、促文明的土地村三年发展规划出炉,整治环境卫生、完善基础设施、保护生态资源、协调发展产业、建设乡村文明等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展开。

“农村工作不好开展,一件事干不好就可能背上骂名。”站在村里一处山头,林佳山指着新规划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感慨地说,“一晃三年过去,回头看,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。”

上任之初,林佳山向上级争取资金,修建蓄水池改善了村民饮水条件,打通下属自然村800多米的“断头路”,并动员党员带头整治人居环境,上地村由此踏上建设美丽乡村之路。

基础设施完善后,林佳山开始谋划产业发展。他利用上地村土壤好、水质好、空气好等资源,成立村集体企业,引进跑山鸡、油茶、高山蔬菜等种养项目,并签订保价协议让村民吃下定心丸。

2020年4月的一天,林佳山上门跟村民林初丘商量养跑山鸡。见林初丘很犹豫,林佳山说:“你只要把鸡养好,我给你找销路。”

“军人一诺千金,‘大校书记’答应我的都做到了。”林初丘从零开始学养鸡,林佳山克服万难找客户,跑山鸡终于“跑”得越来越远。去年林初丘增收10万余元。

村民林占俊在家人眼中是个“死脑筋”,一直凭种单季稻和地瓜维持生计,对林佳山开发的各类产业项目持观望态度。今年,他决定种植高山蔬菜。“去年试种了,确实不错,好吃又好卖。跟着林书记走,肯定能致富!”林占俊一脸笑容。

“留得住人,引得来人”是林佳山为上地村定下的长远目标。他常说:“一个村没有人气,就没有生命力。”在林佳

山心里,“留得住人”,是动员更多村民参与产业项目,大家劲往一处使,把乡村经济做实做活;“引得来人”,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村发展,村民们都能自给自足创收致富。

“目前,上地村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,我们还在探索一条适合长期发展的路子。”林佳山介绍,村里引来一家企业投资,建起集屠宰、冷藏和冷链运输于一体的冷链物流项目,持续拓宽上地村跑山鸡、绿色蔬菜的销售渠道,“打造属于上地村的特色品牌,走出上地,走向全国。”

“每次看到林书记在村里散步,我知道他都是在观察、在思考。”种养殖林佳山请来上地村村民提供蔬菜种植技术指导,看到林佳山真心实意地为村民找致富路,他深受感染,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。

“总有一天我会从村支书的岗位退下来,所以必须把产业基础做扎实,让村民持续增收,产业持续发展。”林佳山坦言,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,去年年底心脏装了第4个支架。但他说:“即使我不再兼任,也会持续关注上地村,把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建设得更美好。”

“林佳山是一位很有情怀的老兵,他对家乡有情怀、对人民有情怀。我们很欣慰能有这样一位‘大校书记’回乡带着大家振兴乡村。”前坪乡乡长陈先培说,在林佳山的示范引领下,目前有20多位“乡贤”有意回村任职。



全国“最美公务员”、哈萨克族退役军人哈尔恰别克·瓦黑提别克——

一身赤胆守边防

■张城龙 刘茂斌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慎

险相伴。2016年,哈尔恰别克担任乡武装部长,负责当地边境管控。那时已经立冬,为了摸清168公里的边境线,他依然骑马上路。在路上,他的马踩进了积雪下的旱獭洞,他连人带马狠狠摔在雪地里。遇到狼群,他靠用铁锹敲击马镫吓退它们。巡逻时,雪水泡馍是一日三餐,连续在山上执勤点工作1个月是家常便饭。

在部队时,哈尔恰别克被战友们称为“不要命的巴特尔(‘巴特尔’在哈萨克语中意为‘勇士’),”训练中对自己特别“狠”。他带队伍也有一套,从第二年担任副班长到很快升任班长、代理排长,他所带班排总是任务重、荣誉多。2008年,单位抽调精锐组成反恐突击队,哈尔

恰别克担任分队长。他带领分队出色完成任务,收获人生中第一枚军功章。

作为哈拉布拉克乡武装部长,1000多名护边员的管理工作落在哈尔恰别克肩上。同事常常开玩笑叫他“别克团长”,哈尔恰别克总是哈哈大笑:“大家的吃喝拉撒我都要操心,我不就是老大哥嘛!”

这位“老大哥”悉心关爱着每一名护边员,“护边员是守边护边的重要力量,要让他们安心守边,就要替他们守好‘后方’。”

哈尔恰别克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,里面记着每名护边员家中情况:谁家的孩子生病了,谁家的大米快吃完了,谁家的牲畜缺草料了……这些情况,记在本子上,也记在哈尔恰别克的心里。

一次,哈尔恰别克去护边员阿曼开力迪家里走访,发现他女儿的手上和脸上有一些伤痕,一问才知道是两三天前被狗咬了。当时,阿曼开力迪在山上执勤,孩子还没去打狂犬疫苗。哈尔恰别克立刻协调联系百公里外的医院,又安排车辆把孩子送去,还给阿曼开力迪调整了执勤时间,让他回家陪陪女儿。

在哈尔恰别克的“柔情”之外,也有严厉的一面。他对所有护边员进行军事化管理,还建立了常态化考核和淘汰制度,被淘汰的护边员没有一个不服气。

不只是护边员们对哈尔恰别克“服气”。在哈拉布拉克乡,“恰部长热线”在1600多户村民中人尽皆知。

“恰部长热线”就是哈尔恰别克的

手机号,他真是比亲人还亲!”家住阿克翁库尔村的阿丽玛大妈竖起大拇指说,“不管多晚,他多忙,只要有事情打他的电话,他总是帮着想办法。”

2019年4月,阿丽玛拨通“恰部长热线”求助:她三十多岁的儿子加尼巴依丢了工作,常常酗酒,整天浑浑噩噩……

哈尔恰别克抽出时间和加尼巴依促膝长谈,两人成了朋友。在哈尔恰别克的鼓励和推荐下,加尼巴依应聘为护边员,半年后成为护边员小组长。

2020年,一场罕见大雪降临哈拉布拉克乡,偏远的村落被困,生活物资告急。哈尔恰别克多方协调,筹集数十吨物资,组织护边员驮马运输,挺进群山雪海,为受困村民送去应急物资。

“在这片土地上,一个农牧民就是一个哨兵,一个毡房就是一座哨所,一个村庄就是一座堡垒。”用真心换真情,哈尔恰别克深知,边境地区的守边护边路上,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2021年12月,哈尔恰别克被评为全国“最美公务员”。发布仪式上,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——

“守边境一身是胆,护平安满怀忠诚”。左上图:哈尔恰别克(中)与护边员在巡逻途中。刘茂斌摄